



永远的先生

□吴长海

先生目光炯炯，须发皆白。先生一年四季，衣衫齐整。长辈们碰到穿长衫长裤的孩子，就说：乖乖，你穿得跟先生一样。

先生读过私塾，写就一手好文字。早些年春节，先生会为村上每户人家书写楹联。先生会根据各家特点，书写不同内容的对联。譬如，先生为木匠李家题写“斧凿秦宫三百里，铧别汉阙九千檐”，为石匠王家撰写“在无道处下锤鏊，于有用时上规尺”。村民看到洋溢着祝福与喜气的大红门联，都开心不已。

先生是小学民师。先生深谙“之乎者也”，教起白话文也有板有眼。20世纪90年代以前，村小的一、二年级设在村东首的三间平房里。这三间简陋的平房，是村民子弟接受思想启蒙的殿堂，先生就是在这里用蹩脚的普通话把孩子们的梦想一点点亮。

先生威严无比，我进入学堂之前已有耳闻。据说他那把枣木戒尺片刻不离手，打遍了村里所有淘气、懒惰的孩子。我最初并不怕先生。先生是我祖母未出五服的堂兄弟，6岁之前我喊他爷爷。6岁那年，祖母花5元钱把8岁的姐姐送进学堂。由于父母带着弟弟在外地生活，祖母一并把我托付给先生看管。我没有交学费，不算正式学生，但先生没有因此放松对我的教育。他找来学长们用过的泛黄课本，让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“a, o, e”以及声母韵母的书写与发音。

那天，先生又让我在粗糙的木板上默写，我照旧写不全26个汉语拼音字母。先生大发雷霆，让我伸出小手受罚。先生喘着粗气，额上的青筋暴突，我想起伙伴手背被打肿的情形，害怕极了。先生举过头顶的戒尺就要落在我手上时，我条件反射地抽回小手。先生的戒尺空落在讲桌上，像惊堂木落下，声如雷鸣。我吓哭了，其他孩子却笑了。从来没有孩子敢“戏弄”先生，先生的胡子都快气歪了，抡起戒尺朝我头顶猛敲两板。我双手抱头，跑回家向祖母告状。哪知认定“鞭头出孝子，棍棒出良才”的祖母，不但不安慰我，还帮着先生数落我“不求上进”。

无论祖母怎么劝说，我都不肯去听先生的课了。第三天一大早，先生来找我。我躲在床上用被子裹个严严实实，还是被先生拧着耳朵拖回学堂了。那时我恨死先生了，悄悄编了一首打油诗“骂”先生：啊喔啊、鸡叨馍，老师喊我上早学，俺在被窝装睡着，老师打俺俺就撒……这首诗传到了先生耳朵里，先生非但没有生气，还夸我有才气，这是别人告诉我的。懂事后，我一直为此而懊悔。

先生年届花甲，却童心未泯。先生喜欢在课后陪我们玩耍嬉戏，至今我仍对先生、对童年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。记得，先生从地里扯红薯秧给我们做跳绳，从垃圾堆里捡出烟盒、废纸教我们叠三角形或正方形的“啪叽”，从河边挖出胶泥指导我们做各类工艺品。秋天，先生带我们去树林里采蘑菇，把采来的蘑菇穿成几大串，让我们带回家改善生活。冬天，先生带着我们捡拾高粱秆，扎成帘子挂在窗户上遮风挡雨，余下的秸秆留着天寒地冻时烤火用。先生还带我们去镇上捡牙膏皮，用它裹住旧丝线，放在加满煤油的墨水瓶里，制作简易灯笼。那时，学校还没有通电。天黑时，先生就让我们四个人围在一起，共用一盏油灯学习。现在想来，那冒着青烟的温馨灯笼照亮了多少孩子一生的道路啊！

升入小学三年级，我就转学了，便很少和先生联系。我在县城读书时，先生托一个学弟给我捎来一本线装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我知道那寄托着莫大的鼓励啊。

今夜，一轮明月映照窗口，
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，
想起了鹤发苍苍的先生。



难忘滇南 “迷你姐”小学

□庄学

滇南的土地是那种褐红色的土地，但凡裸露着的，从远处望去是那样耀眼。

我和战友冯一身戎装，行走在蜿蜒的山路上。那天是共和国35岁华诞，放一天假，我和战友冯就选择了到红土地的深处行走。大山里鲜见人影和村寨，行走多时，拐过一个山坳，才有一个小村寨呈现在眼前。

在一面长而缓的山坡上，不是很茂密的热带植物簇拥着散乱的十几幢草房，一条灰白的土路像竹筴一样把这些草房穿连起来。这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山寨，不禁有些失望。许是村民都出工了吧，整个寨子寂静无声，如白云游弋的蓝天一般散淡。匆匆的行走，耗尽了我们的随身携带的干粮和水，干渴难耐之时，传来一声招呼：大军同志，快坐下歇息一下。这是路边的一幢草房里面传出的。这幢草房前面有一大块平地，四周没有篱笆，有别于村寨民居。草房虚掩着的门打开了，一阵凉气扑面而来，使人浑身一激灵，“爽”！

但真正让人“爽”起来的还有一篮子鲜嫩的西红柿和旁边的苗族少女。这苗族少女有着少见的白皙肤色，与大山相比显得柔弱了点。我们问：这是你家？苗族少女嫣然一笑，摇摇头说：这是学校。我们寨子叫“迷你姐”，这是迷你姐小学。这是学校？就这十几平方米的地方？苗族少女肯定地点点头。

几个西红柿下肚后，我们细细地打量这“迷你姐小学”：两堵半人高的土墙将这间屋子一分为三，一端是教室，放着一块黑板和几张课桌；中间有一米宽的

地方放着做饭的一应家什；另一端是卧室，床上收拾得很整齐，桌上的瓶子里插着一束不知名的小黄花。土墙的一面被烟火熏燎成了黑色，墙头却被人磨蹭得亮亮的。

美丽的少女告诉我们，这所学校从一到六年级只有八九个学生和一个年轻教师。一年级学生上课时，其他年级学生就在外面的场地上活动或者趴在凳子上写作业。老师国庆节放假回家了。她是六年级学生，老师让她看管学校。

苗族少女说，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到寨子里已有三年了，老师家是县城的，离这里有上百里路，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，每次回去先到县里或乡里汇报工作，然后给大家采买学习用品，给寨子里的人捎东西。

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！我们不由得对这位没有见过面的老师肃然起敬。苗族少女穿上彩裙，扎上鲜艳的头帕让我们拍照。我们问：你将来干什么？苗族少女毅然回答：当老师，回来当老师。

不经意间，太阳的余晖洒向群山，洒在一群赶着小马车回来的人们的身上，也洒在这名少女身上，给她镀上了一圈温和的光晕。甜甜的苗族少女挥手向我们告别，走出了好远，少女的情影渐渐被凤尾竹丛遮掩。

多少年了，这一幕牢牢地镌刻在我的心底，相信战友冯也是。如今，“迷你姐”小学还好吗？那位美丽的苗族少女是不是也拿起教鞭，走进了明亮的教室……



第186封信

□杨宝妹

十四岁那年，他进城念书。在村里的学校是佼佼者的他，成了班里成绩倒数的学生。他想尽一切办法补课，可只能勉强挤进中等生的行列。

后来，他终于发现，那些成绩优异的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有几本习题集，有与课本同步的练习题及答案。

几次回家，他都想去告诉父亲，自己多么渴望有一本厚厚的习题集。可那些鼓足的勇气和想好的话，总会在见到父亲的一刹那消失殆尽。他的视线始终离不开父亲的手，皴裂的手指，坚硬的老茧，刺着他的眼睛。

班里很多男生笑他是乡巴佬，并给他取了绰号。那些笑声，时常会如尖刀般扎进他的胸膛。

他决定将班里最坏的那名男生的习题集偷走，藏在宿舍的被子下面，无人时便翻出来研习。

次日，这个调皮男生在班里逐个搜查同学的课桌。全班54名同学，唯独他的书本被扔得满地都是。血气方刚的他一再要求调皮男生将书本放回原位，向他道歉。结果，他所得到的，是一记又一记拳头。

调皮男生受到老师严厉的责罚。他以为，事情将会就此告一段落。不料，调皮男生竟在周末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激烈的扭打中，那本习题集从他的背包里飞落。站在阳光明媚的车站，他忽然没了半天气力，任凭调皮男生的拳头在他脸上呼喝有声。

偷窃事件很快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。老师找到他，语重心长地与他谈心。他心中澎湃的浪潮渐渐平息。

再次走进教室，以调皮男生为首的一群学生便一面叫着抓贼，一面朝他扔果皮纸屑。他在一片喧

闹声中跑出了教室。一路上，委屈的泪水像奔流的长河，覆盖了他的脸庞。

愤怒至极的他，手握一块板砖，潜伏在调皮男生回家必经的路上。当夜，调皮男生的惨叫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慰，似乎所有丢失的尊严都夺回来了。

调皮男生因重伤被送进医院。而他，则被老师扭送到派出所。

他没想到，一向和蔼可亲的老师，竟会对自己这般残忍。坐在看守所那黑暗冰冷的地板上，他的内心一片枯寂。记忆中，这世间的公像蚂蚁一般啃食着他的灵魂。

进入工读学校的第一天，他收到了老师的信。信中恳切的言辞，使他慢慢开始自省。

半年的时间里，他每天都会收到老师的来信。那些名人名言和哲理故事，像一缕缕金色的阳光，穿透阴霾的乌云。

第186封信里，有一张照片，那是他父亲的手和脸。照片后面，贴着一页白色的医疗费用清单。原来，这些费用，一直都是老师在默默支付。

他知道，他必须努力成长，靠自己的能力来偿还。

当然，他也知道，真正爱他的人，总会用让他最痛的方法来改正错误，并帮他在迷途中找到正确的路。

老师，节日快乐！